

俾路支口头传统

Sabir Badalkhan

什么是口头传统？

俾路支地区的口头传统属于被称为俾路支的讲西北伊朗语的族群，这些人居住在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中划分出来的国家。直到最近，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然保留一种存在的艺术。然而，这样一种艺术在文字和现代通信技术和娱乐中迅速地节节败退。

几十年前，口头传统在俾路支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从摇篮到坟墓。它是如此的普及、有权威性，并且在俾路支部落里受到高度的尊敬，在很多穆斯林社区，一个老人在祈祷的地方，azan（穆斯林的信仰公告上说Allah是唯一的真神，并且穆罕默德是他唯一的先知），也为一个初生婴儿也会吟诵一些英雄史诗吟诵的，三篇或七篇。史诗朗诵的特别议程会被安排好，家庭里的年长男性被邀请，祭祀动物，并且家里年长的男性或者其他来自家庭或者族群的人会朗诵这些史诗，三晚到七晚的时间（Badalkhan 1992:38, n. 39）。这曾是新生的男孩儿从家里长辈获得的第一课，长辈们希望孩子能像史诗里所说的那样规范自己的行为，并跟随过去俾路支那些在写着英雄事迹的史诗留下宝贵遗产，真正保障俾路支价值（balochiat）的英雄们的脚步。之后，孩子的母亲，姐妹和女仆会给他唱催眠曲，直到他长大到足够进行割礼，穿长裤，进入男人的行列，并能像男人一样管理部落，承担所有的义务和责任。从那一刻起，他被期望参加部落战争和其它部落的事务，必要时让自己涉足于复仇的循环中。在那个年龄之前，他会被认为是一个男孩，他的行为不会带来任何后果。

一个男孩的割礼仪式本身对于他父母和家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而对他的部落来说，一个新男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并增强部落的主体力量，是一个更重大的事件。在这样的节日，整个部落都会参与，很多时候部落的首领会赞助整个仪式并支付所有的费用。富裕家庭会邀请著名的游吟诗人，而当地的女歌手也会和其他女人一并表演。那些穷人的家庭，只有当地的女歌手，通常是村里铁匠的妻子（Badalkhan 2000-01:163-64），会和村里和邻居里的女人们一起唱歌；没有任何的割礼和结婚典礼会在没有歌唱和音乐中进行，以免被视为对男孩和他的家人不祥。

类似的口头传统表演伴随着俾路支的其它生活周期活动。一直到最近，在俾路支省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北方，大多时候是男性，但也有重要家庭的女性会进行哀悼和唱挽歌，一些地方如果是部落族长的葬礼也会伴随击鼓。尽管除了在那些没有孩子或中上层阶级家庭，一个女孩的诞生不会被庆祝，但是家庭会庆祝女儿的婚礼，唱歌，跳舞，以及动物祭祀。

一直以来，口头传统对于作为民族语言组的俾路支人都很重要。在没有用他们的语言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时候，口头传统充当他们的历史，同时也记录了他们的文化价值，其身份的标志，对年轻一代的指导，以及对他们的行为和处事方式进行检查。口头传统也通过讲故事，朗诵诗歌，以及引用过去的诗人的言语或摘录来影响集会；通过这样的途径，不同的言语行为被加强，意见也可以通过认证。对于过去的智慧没有任何争议。在演讲谈话中朗诵诗歌或插入谚语也证明演说者对俾路支传统是很精通的，作为一种认证演说者是真正俾路支人 (asli Baloch) 的演示卡。

虽然叙述诗歌 (sheyr) 和它们的作曲家 (Shari) 在俾路支社会处于高位，其它类型的口头艺术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占有较小的地位。例如，谈论中有天赋朗诵谚语的人在男人的聚会中总占据突出的位置。类似的，谚语在女人中同样受欢迎，而且在一些地方女人比男人更多地引用谚语。猜谜比赛因被认为是对一个人智慧的重要考验而很受重视。当大家以组的形式坐在一起或一起走路，一个人并不难发现一些事，把它做成谜语的形式，并问其他人是否可以猜测其意思。

在漫长的冬夜，口头传统也被当作一种消遣。人们在此期间花了相当一部分夜晚聚集在一个酋长的客房或者来访邻居或村里铁匠的家里，去听故事和传说，或是互相出灯谜猜。每个村庄都有一个铁匠，同时也是一个在节日时候演奏音乐说故事的工匠。虽然它们在俾路支社会里属于中下阶层，在一个传统的等级组织里没有或有着很低的社会地位，铁匠对口头艺术的掌握总保证他们在闲暇时候的公众集会或需要人去娱乐的集会中的中心位置。他们服务人民，而人们通过在节日或丰收时候赠送特别礼物来给他们提供生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俾路支有着非常丰富的口头传统，包括用来庆祝或纪念一些事件的诗歌和歌曲。但是，尽管他们拥有该地区最富有的歌曲种类之一（见 Badalkhan 1994:ch. 3），他们仍然是目前最少被研究的。

俾路支口头传统研究中最有趣的新方向

俾路支口头传统的第一次实地考察源于十九世纪，当英国开始接触俾路支部落，觉得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来沟通。英国传教士和管理人员主要集中在俾路支口头诗集的样本收集，但是也有一些人收集民间故事和其它类型，如谜语、谚语、等等。最重要的收集是由 Longworth Dames 进行的，主要针对旁遮普 (Punjab) 西南边的 Dera Ghazi Khan 地区。他的作品《俾路支流行诗集 (Popular Poetry of the Balaches)》，1907年分成两卷在伦敦发表（第一卷是由第二册俾路支文本翻译成的英文），这是土著口头传统研究中的重大里程碑，也促进了二十世纪后半期俾路支的作者（参见 Badalkhan 1992）。这是作品中唯一的包含介绍性说明有关俾路支诗集的来源、产地、和文字，并包含分类、诗文形式、歌唱方法、古代英雄诗篇等相关材料；第二卷包含俾路支语言诗歌的总汇。但是，这一重要文集的出版之后，没有任何规模的作品现世，直到二十世纪后半期英国从印度次大陆撤出，巴基斯坦出现。俾路支省，首都喀拉特 (Kalat)，宣布独立，一直到1948年3月底，巴基斯坦军队转移到喀拉特并迫使统治者签署就任文件，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生存。

1949年在巴基斯坦的 Karachi 电台开始用当地语言进行广播。俾路支语45分钟的节目是鼓励俾路支文学课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并从有着丰富口头传统的人民收集材料的重大发展。但是这样的文集只带来了俾路支期刊这里那里零星的出版；由于学校并不教这种语言，也没有官方的任务，试图用俾路支语发表文章被中央政府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事实上，俾路支出版物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并不断受到审查。因此，很多口头传统都没有被记录，而且俾路支人自己仍然认为他们的口头文学没有价值。我记得有一次和当地的一个编纂民间故事合集者交谈，他讲述曾经做文集并将手稿呈现给俾路支学院的主席。他告诉我

学院的主席本人是个有名的作家，并大声斥责他承担了这样个无用的项目。“这是我最后一次尝试收集民间故事，”他在2000年Quetta的采访中这样说道。

毫无疑问，口头传统是俾路支省正在走向死亡的艺术。尽管伊朗和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群里都出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pahlawan（专业叙述诗歌手）的存在，以及受教育阶级对suroz（一种如弯弓的叙事歌曲伴奏乐器，被认为是俾路支省的民族乐器）的喜爱，看起来在俾路支省没有口头传统的未来。时代在迅速地变化，俾路支口头传统，如吟游诗歌和说故事会，并不可能在至今的几十年前生存。最糟糕的是，许多这些形式并没有被收集或是保存。如果这百年历史的承载者，高度精炼的艺术死亡了，我们手头将有非常少的基于俾路支口头传统的描述和研究。

例如，大约三十年前当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们村里的孩子们每个月夜都在户外游戏（每个村落都有一个用来户外游戏的操场），而黑夜是专门用来给对方讲故事或者组织猜谜比赛。另一方面，冬天的夜晚是说故事会和室内游戏如猜谜比赛的理想选择，这些时候都会有男性和女性长者加入。也有其它室内的游戏，涉及押韵诗和歌曲。在其它场合，村里的人，包括孩子和男人、女人，聚集在一个年长男人或女人的家里，或者村落ludi（专业铁匠，但也是乐师、歌手、讲故事的人、工匠、进行割礼的人；见Badalkhan 2000-01:163-63）。很多时候，来自农村家庭的男孩会收集木材作为燃料，而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男孩儿会带来糖、茶叶、以及说故事的人和观众们喜爱的东西。这些家庭会作为讲故事的机构，让漫长的冬夜变“短”而故事“很长”，作为俾路支讲故事的公式之一（Badalkhan 2000-01:171）。通常情况下，观众里的人也会上来讲故事。很少有晚上没有讲故事或室内游戏的活动。

其它因素也是很重要的。由于村里的多数人都有血缘关系，没有人会拒绝给对方讲故事的善意行为。ludi也是一样，经济上依赖村落社区并有专业责任去用他的故事娱乐村民，不论是在他家或者被叫到别人家。Ramazan的穆斯林斋戒月是另一个常会的场合；这三十天从太阳升起到落下人们都在斋戒，很多个夜晚人们从晚上到早上5点都保持清醒。这些时候就是人们听人说书而格外忙碌，有的是专业说书人，也有业余爱好者，他们说书的剧目是那么丰富，永远走不到尽头。

在过去，巡回得吟游诗人也会在每次丰收或宗教节日的时候定期访问；在婚礼，割礼或者显要家庭儿子诞生得时候他们也会被邀请。这些游吟诗人在他们季节性巡回的时候会一路上拜访所有的家庭。一个接着一个，而且这样的排列会持续好几个星期，保持人们的新鲜兴趣和对传统的生活依恋。但是现在，唉，不同年龄的男男女女都被定在电视机前，有时候把他们每一点空闲都花在了这上面。很多卫星电视网络和当地经销商让人们都能看到电视，就算是收入最低的家庭。由于电视是一种新的现象，人们迷失其中并丧失了对所有种类的传统娱乐参与的兴趣。而且，由于这些网络大多用印地语播放节目，和乌尔都语很相似，人们并没有理解上的困难。事实上，就算人们不明白那种语言，他们还是沉浸于那些表演并被娱乐。

俾路支口头艺术和音乐传统由于当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不断上升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种影响在1978年四月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变的不久后开始，之后在阿富汗西方对苏联的圣战，使用了伊斯兰教这张王牌；一切的反动阿拉伯政权在这场战争中都加入了西方的阵营。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这整个地区获取收益并建立了根基，唱歌和演奏音乐被禁止，并被宗教布道取而代之。甚至拍手也被宣称是非伊斯兰教的，根据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模式，被替换成高呼“Allah Akbar”（真主伟大）。

俾路支口头传统迫切需要民间文学艺术学者的关注。我们必须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因为时间过得非常快。最紧迫的需要是要采访那些还健在的吟游诗人并记录下他们的剧目，这些人年纪都很大了，并且几十年来都没有新的吟游诗人出现。简单的原因就是俾

路支省的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在新形势下，这个百年历史的艺术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现代人缺少兴趣和时间去倾听和欣赏这些长的叙事诗，毕竟一场就是很多个夜晚。其它类型的口头艺术也需要民间文学艺术学者的关注。俾路支有着非常丰富的民间故事、谜语、简单的谚语，以及轶事谚语、有关生命周期的歌（如新生的孩子）、催眠曲、摇篮曲、婴儿赞歌、割礼和婚礼的歌曲、挽歌、游戏歌曲、工作歌曲、怀旧和向往的歌曲、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即刻的注意，否走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些丰富的材料。

Università di Napoli, l'Orientale

参考文献

- Badalkhan 1992 Sabir Badalkhan. "A Glance at Balochi Oral Poetry." *Newsletter of Balochistan Studies*, 8:3-45.
- Badalkhan 1994 _____. "Poesia Epica e Tradizioni Orali Balochi: I Menestrelli *Pahlawan del Makran*." Ph.D. diss.,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Naples.
- Badalkhan 1999 _____. "A Brief Note on Balochi Folktale and Folktale Studies." In *The Studies of the Ethno-Religious Images in Jhalawan and Las Bela Provinces [sic] in Balochistan*. Ed. by K. Maeda. Tokyo: Wako University. pp. 83-88.
- Badalkhan 2000-01 _____.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erformance of Verbal Art in Balochistan." *Annali dell'IUO*, 60-61:161-96.
- Baluch 1977-84 M. S. K. Baluch.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Baluchis*. 2 vols. Quetta: Baluchi Academy.
- Dames 1907 L. M. Dames. *Popular Poetry of the Baloches*. 2 vols. London: Folk-Lore Society and Royal Asiatic Society.
- H. Mari 1987 Hayat Mari. *Garen gohar [Lost Pearls]*. Quetta: Baluchi Academy (in Balochi).
- S. M. Mari 1970 Sher Mahmud Mari. *Baluchi Kahnen Shahiri [Balochi Old Poetry]*. Quetta: Baluchi Academy (in Balochi).
- Shad 2000 Faqir Shad. *Mirath [Patrimony]*. Karachi: n.p. (in Balochi).